

# 中说校释

李小成 / 著



 科学出版社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教古字〔2008〕084号）  
西安文理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省级重点学科资助出版

# 中说校释

李小成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隋代大儒王通的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用讲授记录的形式保存了王通讲课时的主要内容，以及与众弟子、学友、时人的对话，共为10个部分，是后人研究王通思想及隋唐之际儒家思想发展的主要依据。另外，本书还对王通的生平事迹、年谱进行了详细考证。本书可供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等专业阅读和参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说校释 / 李小成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03-053411-8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王通(584-617) -  
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24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3932号

责任编辑: 任晓刚 / 责任校对: 彭 涛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天穹教育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 1/4

字数: 300 000

定价: 8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 序 言

隋代大儒王通，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不但名盛于隋，而且声明及于唐。他的著作多已散佚，今所存者《中说》，题为王通著、阮逸注。《元经薛氏传》，署名王通撰，人多以为伪。

王通，字仲淹，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时年三十四岁。隋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县通化镇，通化镇1972年由山西河津县划入万荣县）人。通父王隆，隋开皇初曾以国子监博士待诏云龙门。通为王隆第二子，早慧，“十五岁为人师”，十八岁秀才高第，十九岁任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仁寿三年（603年），西游长安，见隋文帝，献《太平十二策》，不用，遂作《东征》歌而归。大业元年（605年），炀帝征之，辞以疾，隐北山白牛溪，续《六经》，作《元经》，九年而成。王通终生以教授为业，弟子众多，按其弟王绩在《游北山赋》自注所云：“此溪之集，门人常以百数。”许多弟子为唐显宦，后世所称王通为“文中子”，即为门弟子私谥。

在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过程中，王通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从儒学发展史来看，文中子王通是从汉晋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关键人物，他以不同于经学的学术形式，在隋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中晚唐形成了儒家子学复兴的局面。宋明理学诸儒兼具经学的特点，皆源自于王通之学。南北朝到唐朝的学术演变过程中，王通具有变革性的作用，并对此后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学者的论著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中子的思想。宋代高似孙在《子略》中，以学术史的眼光给王通以突出的地位，云：“呜呼！盖自孟子历两汉数百年而仅称扬雄，历六朝数百年而仅称王通。历唐而三百年而唯一韩愈，六经之学，其着于世者若此已是匪难乎。”不久前去世的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在《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一书的序中说：“王通

是孟子以后最大的一位儒者。”所以，我们关注、研究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学术史上这么重要的人物是很有意义的。

自唐以来，学者们就非常重视文中子，但是真正进行深入研究的人并不多，主要原因是成书于唐初的《隋书》只字不提王通，致使疑信者参半。近人研究哲学思想，亦有疑之而一字不录者；虽有信之，而寥寥数语，论而不证，如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有大言坐实，谓其书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者，如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虽然针对文中子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声音，但今天的大部分学者基本上还是肯定文中子其人其书的。

对王通其书的注释始于宋代，有阮逸的《中说注》《元经注》（现流传注本，《四库总目》有记）。宋人王观国承认阮逸注《文中子》，但是不赞同阮逸给每篇命名的做法。王观国在《学林》中云：“阮逸注《文中子》，又作叙篇……阮氏不察，乃以《文中子》十篇作《叙篇》，曲折傅会而为之说，则误矣。”暂且不管他对《文中子》题名的看法，起码他是承认阮逸注《文中子》的。龚鼎臣亦有注本，以甲乙冠篇。南宋陈亮见龚氏注本与阮氏注本有异，随后即类次《文中子》。他说：“余以暇日，参取阮氏、龚氏本，正其本文，以类相从，次为十六篇，其无条目可入，与凡可略者，往往不录，以为王氏正书。”（《陈亮集》增订本）龚氏注本惜已不存，但《困学纪闻》所引，略存数条。李格非为龚氏注本写有跋语，其文云：“龚自谓明道间得唐本于齐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余处。”此说见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

明代崔铣有《中说考》，可以说是在阮、龚作注之后，真正进入研究的一部著作，其序存于《洹词》卷五。他在序中分析了王通其书为何流传甚难，为何知者寡而罪者多（如僭经、拟孔子、学不师圣、仿《论语》、文又驳杂）。崔铣云：“铣为别白其词，权量其旨，类分为三：曰内，曰外，曰杂。”与南宋陈亮的《中说》类次意同。莫友芝的《邵亭书目》载《中说考》七卷，言：“明崔铣撰，与此文所记，凡二十篇不同。”《永乐大典》六千八百三十八卷中收有司马光《文中子补传》、司空图《文中子碑》、皮日休《文中子碑》、宋释契嵩《文中子碑》，还有一些从丛书、志中摘出的有关文中子的论述。例如，《能改斋漫录》《元一统志》《河中县志》《书文中子传后》

《资治通鉴·隋高祖纪》、孔平仲《杂说》《王福时记》、郑内翰《郑溪集》《朱子语续录》《山堂考索》《黄氏日抄》、龚鼎原《东原录》《贾氏谭录》《杨龟山语录》《程氏遗书》《史子朴语》和《容斋随笔》。另外，《永乐大典》在《事实》的题目下，分道德、学业、礼乐、教学、言语、著书、献策、不仕、通类等九类，从《中说》《世家》和司空图《文中子碑》等文中，摘出一些事实，以证其类。对于《元经》，从宋到明的学者们基本上认为是伪的。胡应麟在《四部正伪》中的观点亦源于陈振孙，鲜有发明。

有清一代，虽集学术研究之大成，然对王通其人其书的研究未有太大进展，仍旧真伪存半。所论者有顾炎武的《日知录》，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卷十四），俞樾的《读文中子》、朱彝尊的《经义考》（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已辨其伪）、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卷十六）、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列为伪书）、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校讎通义》、《四库全书》和《四库总目提要》。以上书中所论比较客观，但是清代辨伪大家阎若璩在《潜丘札记》中引《中说》多至十余条，无一语及其真伪问题。清人多疑文中子书者，其主要原因在于考据学家多崇汉学，不肯读唐以后的书。

近代以来，文中子研究向新的领域开掘。桐城汪吟龙，于文中子研究最为用功，有《文中子考信录》，其书分人考和书考两部分，收集材料最为广博。他以坚实的文献考证做基础，得出了比较公允的结论。王立中的《文中子真伪汇考》一书，篇幅不大，承认有王通其人，但其书所持态度与《四库提要》同。这两部书均收入王云五主编的《国学小丛书》中。

近些年来，从各方面关注文中子的论著逐渐增多。大陆方面著作仅有尹协理、魏明的《王通论》，既有考证，又有思想研究，但主要内容是关于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这本书是迄今文中子研究中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一部著作，在考证方面材料比较翔实，亦有突破之处，但是考证时所用材料来源不足，尤其是对原始文献的利用不够。台湾方面有骆建人的《文中子研究》，偏重于文献方面的研究，于版本的搜集较为全面，考证时所用原始材料较多，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虽然是研究唐代文学的，但把对文中子的研究作为研究唐代文学的基石，有一定的学术推进。拙著《文中子考论》重点考证了王通的弟子及其《续

六经》等前人忽略的问题，以期对文中子基础研究献力。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最近文献注释学方面出现了郑春颖的《文中子中说译注》一书，该书为普及读物，但对人们了解文中子有一定帮助。张沛的《中说校注》和《中说译注》，立足文本研究，学术与普及并重，于文中子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价值。

自古而今，于文中子研究，分歧多端。学术有纷争，是为常理，它可以辨明是非，有助于推动研究的深入展开，期望争鸣之重现。

李小成

2016年10月

## 例 言

本书校释，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此本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南宋取瑟堂刻本，上海涵芬楼影印。参照明顾春的世德堂本，亦即《六子书》本，清光绪时期浙江书局所刻《二十二子》本。

本书在注释中，参照比对诸家版本，具列于此：宋本《文中子中说》（《续古逸丛书》），张元济等辑；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版；明代崔铣《中说考》，《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本；另外，在中国可以看到有一日本刊刻的四册日文注音版《文中子》，包背装，页九行，行十九字，双行小字注，因有注音，行亦为十九字。书题“深田先生校正，书林修文堂寿梓”，牌记处写“浅草文库”，跋语中说“修文堂石田鸿钧子梓”。书后收有司马光的《文中子补传》，其后有居士吴郡顾春识的“刻六子书跋”，可见日本的这个刊本就是从明世德堂本翻刻的。日本翻刻的《文中子》，与明世德堂本有个别字的出入，如卷十末，世德堂本书“贞观”，而日本浅草文库本写作“正观”，还有“杆”与“於”字的写法不同。版心也有区别，世德堂本是单线鱼尾，日本浅草文库本为单黑鱼尾，并无太大出入。

正文所为校释，先列宋阮逸注，其后为校释者校正及注释，有些地方阮逸未注，校释者则直接作注。

作注的原则是尽量采用前人之语以释解正文，不掺入个人主观色彩。

所为注释，尽量客观地提供多一些的各方面的研究史料，有时就显得不够简明扼要。

校释只针对《中说》十卷，后叙篇所列之《文中子世家》《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关子明事》《王氏家书杂录》，注释个别地方，基本上不予释解。



# 目 录

序言	i
例言	v
文中子中说序	1
卷一 王道篇	6
卷二 天地篇	26
卷三 事君篇	48
卷四 周公篇	64
卷五 问易篇	78
卷六 礼乐篇	90
卷七 述史篇	101
卷八 魏相篇	112
卷九 立命篇	125
卷十 关朗篇	138
《中说》附录一 叙篇	144
《中说》附录二 文中子世家	145
《中说》附录三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148
《中说》附录四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	150
《中说》附录五 录关子明事	152
《中说》附录六 王氏家书杂录	156
《中说校释》附录一 《中说》的版本	158
《中说校释》附录二 文中子文献著录	165
《中说校释》附录三 文中子年谱	220
参考文献	246
后记	249

## 文中子中说序

周公，圣人之治者也，后王不能举，则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sup>[1]</sup>。仲尼，圣人之备者也，后儒不能达，则孟轲尊之，而仲尼之道明<sup>[2]</sup>。文中子，圣人之修者也，孟轲之徒欤，非诸子流矣。盖万章、公孙丑不能极师之奥，尽录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阙<sup>[3]</sup>。房、杜诸公不能臻师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续经”抑而不振<sup>[4]</sup>。

《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sup>[5]</sup>。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迭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sup>[6]</sup>。贞观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未及进用，为长孙无忌所抑，而淹寻卒<sup>[7]</sup>。故王氏经书，散在诸孤之家，代莫得闻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门人尽矣。惟福畴兄弟，传授《中说》于仲父凝，始为十卷<sup>[8]</sup>。今世所传本，文多残缺，误以杜淹所撰《世家》为《中说》之序。又福畴于仲父凝得《关子明传》，凝因言关氏卜筮之验，且记房、魏与太宗论道之美，亦非《中说》后序也。盖同藏帙帙，卷目相乱，遂误为序焉。

逸家藏古编，尤得精备，亦列十篇，实无二序。以意详测，《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与尚书陈叔达，编诸《隋书》而亡矣<sup>[9]</sup>。关子明事，具于裴晞《先贤传》，今亦无存<sup>[10]</sup>。故王氏诸孤，痛其将坠也，因附于《中说》两间，且曰“同志沦殒，帝阍悠邈。文中子之教，郁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见抑，而“续经”不传；诸王自悲，而遗事必录。后人责房、魏不能扬师之道，亦有由焉。

夫道之深者，固当年不能穷；功之远者，必异代而后显。方当圣时，人文复古，则周、孔至治大备，得以隆之。昔荀卿、扬雄二书，尚有韩愈、柳宗元删定，李轨、杨倞注释，况文中子非荀、扬比也，岂学者不能伸之

乎？是用覃研蕴奥，引质同异，为之注解，以翼斯文。

夫前圣为后圣之备，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离圣而异驱，捐古而近习，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无杂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韩愈氏力排异端，儒之功者也，故称孟子能拒杨、墨，而功不在禹下<sup>[11]</sup>。孟轲氏，儒之道者也，故称颜回，谓与禹、稷同道<sup>[12]</sup>。愈不称文中子，其先功而后道欤？犹文中子不称孟轲，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图嗟功废道衰，乃明文中子圣矣<sup>[13]</sup>。五季经乱，逮乎削平，则柳仲涂宗之于前，孙汉公广之于后，皆云圣人也<sup>[14]</sup>。然未及盛行其教。

噫！知天之高，必辩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则简而功密矣。门人对问，如日星丽焉，虽环周万变，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仿佛其端乎？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sup>[15]</sup>。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sup>[16]</sup>又问彼之说，曰：“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魏徵问圣人忧疑，子曰：“天下皆忧疑，吾独不忧疑乎？”<sup>[17]</sup>退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sup>[18]</sup>举是深趣，可以类知焉。或有执文昧理，以模范《论语》为病，此皮肤之见，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极！中存疑阙，庸俟后贤。仍其旧篇，分为十卷。谨序

卷一 王道篇	卷二：天地篇
卷三 事君篇	卷四：周公篇
卷五 问易篇	卷六：礼乐篇
卷七 述史篇	卷八：魏相篇
卷九 立命篇	卷十：关朗篇

附录 叙篇	文中子世家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
录关子明事	王氏家书杂录

## 注 释

[1] 周公：《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其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夔夔如畏然。”

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父，仲是排行。中间的“字”，一般与名的字义有联系，尼与丘对应，丘是山丘，尼是尼山，为孔子出生地也。末一字可以省略，故孔子之字常称仲尼。按《仪礼·士冠礼》，给步入成年的青年加冠之后，还要为其取字，即“宾字之，冠者对”。在姓名之外取表字，以示对父亲所取之名的尊重，在古代社会交往中，只有长辈或尊者对卑者可以直呼其名。平辈之间、晚辈对长辈则要以字相称，以示尊敬。即“字”是成年人交际时使用的，故《礼记·冠义》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2] 孟轲：《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孟轲，驺人也。受业于思之门人。……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驺子之属。”

[3] 《孟子注疏》汉赵岐章句云：“万章者，万，姓，章，名，孟子弟子也。”“公孙丑者，公孙，姓，丑名，孟子弟子也”。

[4] 房、杜：指房玄龄、杜如晦，皆初唐名臣。《旧唐书》卷六十六有传。

[5] 薛收、姚义：《中说》载文中子弟子。薛收，《旧唐书》卷七十三有传。

[6] 房、杜、李、魏、二温、王、陈：指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徵、温大雅、温彦博、王珪、陈叔达，《中说》载文中子弟子，皆初唐名臣。李靖，《旧唐书》卷六十七有传。魏徵，《旧唐书》卷七十一有传。温大雅，《旧唐书》卷六十一有传。温彦博，《旧唐书》卷六十一有传。王珪《旧唐书》卷七十有传。陈叔达，《旧唐书》卷六十一有传。

[7] 杜淹：《中说》后所附《文中子世家》题名杜淹撰，《旧唐书》卷六十六有传。

长孙无忌：河南洛阳人，其先为拓拔氏。唐有功之臣，其妹为文德皇后。《旧唐书》卷六十五有传。

[8] 福畴：杜淹《文中子世家》云：“文中子二子：长曰福郊，少曰福畴。”《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王勃传》云：“文中子二子：福畴、福郊。”“福畴，天后朝以子贵，累转泽州长史，卒”。《新唐书》卷二百一《王勃传》云：“父福畴，雍州司功参军，坐勃故左迁交址令。”《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九司马光《文中子补传》云：“二子，曰福郊、福畴，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说》云尔。”《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王质传》云：“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号文中子，通生福祚，终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进士第，制策登科，位终宝鼎令。勉生怡，终渝州司户。怡生潜，扬州天长丞。质则潜之第五子。”

凝：《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一载王福畴《王氏家书杂录》云：“太原府君，讳凝，文中子亚弟也。”杜淹《文中子世家》云：“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书授于其弟凝。”《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王绩传》云：“初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

[9] 陈叔达：《旧唐书》卷六十一云：“陈叔达字子聪，陈宣帝第十六子也。”在隋拜内事舍人、绛郡通守、丞相主簿，封汉东郡公。入唐，封江国公，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贞观九年（635年）卒，谥曰繆，后赠户部尚书，改谥曰忠，有集十五卷。

## 4 中说校释

[10] 裴晞：《新唐书》卷一、卷八十六及《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唐纪五》中，提到裴晞为唐刺史。

[11] 孟子、杨、墨：《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云：“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禹、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杨：即杨朱，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下编分论《杨朱》云：“杨朱之事，散见先秦诸子者，大抵与其学说无涉，或则竟系寓言。惟《孟子》谓‘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当系杨朱学术真相。孟子常以之与墨子并辟，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谓‘，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则其学在当时极盛。今《列子》中有《杨朱》一篇，述杨子之说甚详。此篇也，或信之，或疑之。”墨：即墨子，《淮南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而不可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禹：《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载其事迹。《集解》云：“《溢法》曰：受禅成功曰禹。”《正义》云：“《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

[12] 颜回：《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颜回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稷：即后稷。《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云：“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郤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誉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陋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而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郟，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诗·大雅·生民》是周史诗，追述了周人始祖后稷的事迹。《毛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原，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13] 司空图：《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司空图》云：“司空图字表圣，本临淮人。……图咸通十年登进士第，主司王凝于进士中尤奇之。”后司空图曾任光禄寺主簿、礼部员外郎等职。晚年与名僧高士游，为文放达，尝拟白居易《醉吟传》为《休休亭记》。唐祚亡之明年，闻辉王遇弑于济阴，不恹而疾，数日卒，时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

[14] 柳仲涂：即北宋柳开，字仲涂。大名（今河北大名县）人，开宝六年（973年）进士。历典州郡，终于如京使。事迹具《宋史·文苑传》，《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收其《河东集》十五卷、附录一卷。

孙汉公：《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四《经籍》六十一云：“《孙汉公集》三十卷。晁氏曰：宋朝孙汉公，字汉公，蔡州人。淳化三年应进士，殿、省俱中第一。四迁起居舍人，知制诰，性卞急，尝任京东西两浙转运使副颇事苛察，幼笃学嗜古，为文宗经，与丁谓同为王元之所称，时谓之‘孙丁’，集有丁谓序。”又见南宋史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乙集四十卷）卷十三云：“国朝三元，孙汉公，淳化二年举进士，自开封至南省，廷试皆第一，前未有也。按：淳化二年未行贡举，据《长编》卷三十三及《宋史》卷三百六《孙何传》，孙何（汉公）中进士乃在淳化三年。”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规点校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15] 在《易》为二五：《周易集解纂疏》卷一《乾》卦云：“郑玄曰：‘二于三才为地道’。五在天位，即郑玄所谓‘五在三才为天道’。二五得中，故皆‘利见大人’。”“杨雄云：‘龙之潜亢，不获中矣。过中则惕，不及则跃。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见”之占。’”在一卦的六爻中，第二爻居内卦之中，第五爻居外卦之中，总体来说，二多誉，五多功。

在《春秋》为权衡：《经义考》卷一百六十八《春秋一》云：“董仲舒曰：《春秋》上明先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又贼而弗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在《书》为皇极：《经义考》卷七十三《书二》云：“《春秋说题词》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以推其期运，明授命之际，《书》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十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葛洪曰：《尚书》者，政事之集也。”“司马光曰：《尚书》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尽在其中，为政之成规，稽古之先务也。”“柴中行曰：唐虞三代，圣帝明王与其良臣硕辅，精神心术之妙，推之天下以为大经者，尽在于《书》”。

在《礼》为中庸：朱子《中庸集注》云：“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室。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中庸》为《礼记》中的一篇，礼乃人们日常行为之规范，礼至为要者在于“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故阮逸有此言也。

[16] 李靖：《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列传》云：“李靖本名药师，雍州三原人也。祖崇义，后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父诠，隋赵郡守。靖姿貌纒伟，少有文武材略。……大业末，累除马邑郡丞。……武德二年，从讨王世充，以功授开府。……太宗嗣位，拜刑部尚书，并录前后功，赐实封四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兼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二十三年，薨于家，年七十九。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侯。”

[17] 魏徵：《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列传》云：“魏徵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父长贤，北齐屯守令。徵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大业末，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以应李密，召徵使典书记。……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曲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初，有诏遗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太宗夜梦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征薨，年六十四。”

[18] 董常：又作董恒，河南人。受业于文中子，备闻六经之义。《文中子世家》云：“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中亦提及董常，参见《山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 卷一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难行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sup>[1]</sup>，未尝不笃于斯<sup>[2]</sup>，然亦未尝得宣其用<sup>[3]</sup>，退而咸有述焉，则以志其道也<sup>[4]</sup>。”盖先生之述，曰《时变论》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sup>[5]</sup>。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经决录》五篇，其言圣贤制述之意备矣<sup>[6]</sup>。晋阳穆公之述，曰《政大论》八篇，其言帝王之道着矣<sup>[7]</sup>。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论》八篇，其言王霸之业尽矣<sup>[8]</sup>。安康献公之述，曰《皇极说义》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sup>[9]</sup>。铜川府君之述<sup>[10]</sup>，曰《兴衰要论》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sup>[11]</sup>。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sup>[12]</sup>。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sup>[13]</sup>！

子谓董常曰：“吾欲修《元经》<sup>[14]</sup>，稽诸史论，不足征也<sup>[15]</sup>，吾得《皇极说义》焉<sup>[16]</sup>。吾欲续《诗》<sup>[17]</sup>，考诸集记，不足征也<sup>[18]</sup>，吾得《时变论》焉<sup>[19]</sup>。吾欲续《书》<sup>[20]</sup>，按诸载录，不足征也<sup>[21]</sup>，吾得《政大论》焉<sup>[22]</sup>。”董常曰：“夫子之得，盖其志焉。”<sup>[23]</sup>子曰：“然。”

子谓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sup>[24]</sup>：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sup>[25]</sup>；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sup>[26]</sup>；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sup>[27]</sup>。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sup>[28]</sup>。”

文中子曰：“吾视迁、固而下，述作何其纷纷乎<sup>[29]</sup>！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参而不一乎？陈事者乱而无绪乎<sup>[30]</sup>？”

子不豫<sup>[31]</sup>，闻江都有变<sup>[32]</sup>，泫然而兴曰：“生民厌乱久矣<sup>[33]</sup>，天其或者将启尧、舜之运<sup>[34]</sup>，吾不与焉，命也<sup>[35]</sup>。”

文中子曰：“道之不胜时久矣，吾将若之何？”<sup>[36]</sup>董常曰：“夫子自秦

归晋，宅居汾阳，然后三才五常，各得其所。”<sup>[37]</sup>

薛收曰：“敢问《续书》之始于汉，何也？”子曰：“六国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闻也，又焉取皇纲乎<sup>[38]</sup>？汉之统天下也，其除残秽，与民更始，而兴其视听乎<sup>[39]</sup>？”薛收曰：“敢问《续诗》之备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终于周乎？”<sup>[40]</sup>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兴衰之际，未尝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终，所以告也。”<sup>[41]</sup>

文中子曰：“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元经》可得不兴乎？”<sup>[42]</sup>薛收曰：“始于晋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sup>[43]</sup>。其以天下无主，而赏罚不明乎<sup>[44]</sup>？”薛收曰：“然则《春秋》之始周平、鲁隐，其志亦若斯乎？”<sup>[45]</sup>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sup>[46]</sup>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sup>[47]</sup>。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sup>[48]</sup>。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没而文在兹乎？”<sup>[49]</sup>

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sup>[50]</sup>？顺之则吉，逆之则凶<sup>[51]</sup>。”

子述《元经》皇始之事<sup>[52]</sup>，叹焉。门人未达，叔恬曰<sup>[53]</sup>：“夫子之叹，盖叹命矣。《书》云：天命不于常，惟归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sup>[54]</sup>子闻之曰：“凝，尔知命哉！”

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sup>[55]</sup>。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素与吾言终日，言政而不及化<sup>[56]</sup>。夔与吾言终日，言声而不及雅。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sup>[57]</sup>。”门人曰：“然则何忧？”子曰：“非尔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预议者也<sup>[58]</sup>，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sup>[59]</sup>；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sup>[60]</sup>；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sup>[61]</sup>。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sup>[62]</sup>。”门人退。子援琴鼓《荡》之什<sup>[63]</sup>，门人皆沾襟焉<sup>[64]</sup>。

子曰：“或安而行之<sup>[65]</sup>，或利而行之<sup>[66]</sup>，或畏而行之<sup>[67]</sup>，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则远<sup>[68]</sup>。”

贾琼习《书》至《桓荣之命》<sup>[69]</sup>，曰：“洋洋乎！光明之业<sup>[70]</sup>。天实监尔，能不以揖让终乎<sup>[71]</sup>！”



繁师玄<sup>[72]</sup>，将着《北齐录》，以告子<sup>[73]</sup>。子曰：“无苟作也。”<sup>[74]</sup>

越公以《食经》遗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无所用也。”答之以《酒诰》及《洪范》“三德”<sup>[75]</sup>。

子曰：“小人不激不励，不见利不劝。”<sup>[76]</sup>

靖君亮问辱<sup>[77]</sup>。子曰：“言不中<sup>[78]</sup>，行不谨<sup>[79]</sup>，辱也<sup>[80]</sup>。”

子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sup>[81]</sup>？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sup>[82]</sup>。”裴晞曰：“何谓也？”<sup>[83]</sup>子曰：“夫乐，象成者也。象成莫大于形，而流于声，王化始终所可见也<sup>[84]</sup>。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动植矣，乌鹊之巢，可俯而窥也，凤皇何为而藏乎<sup>[85]</sup>？”

子曰：“封禅之费，非古也<sup>[86]</sup>，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sup>[87]</sup>？”

子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sup>[88]</sup>

子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sup>[89]</sup>；多敛之国，其财必削<sup>[90]</sup>。”

子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sup>[91]</sup>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于万民其犹天乎？”<sup>[92]</sup>董常、房元龄、贾琼问曰<sup>[93]</sup>：“何谓也？”<sup>[94]</sup>子曰：“春生之，夏长之，秋成之，冬敛之。父得其为父，子得其为子，君得其为君，臣得其为臣，万类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sup>[95]</sup>，不谓其犹天乎<sup>[96]</sup>？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sup>[97]</sup>。此其识时运者，忧不逢真主以然哉<sup>[98]</sup>！”

叔恬曰：“舜一岁而巡五岳，国不费而民不劳，何也？”<sup>[99]</sup>子曰：“无他，道也。兵卫少而征求寡也。”<sup>[100]</sup>

子曰：“王国之有风，天子与诸侯夷乎<sup>[101]</sup>？谁居乎<sup>[102]</sup>？幽王之罪也<sup>[103]</sup>。故始之以《黍离》，于是雅道息矣<sup>[104]</sup>。”

子曰：“五行不相沴<sup>[105]</sup>，则王者可以制礼矣<sup>[106]</sup>；四灵为畜，则王者可以作乐矣<sup>[107]</sup>。”子游孔子之庙<sup>[108]</sup>。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sup>[109]</sup>。其与太极合德，神道并行乎<sup>[110]</sup>？”王孝逸曰：“夫子之道，岂少是乎？”<sup>[111]</sup>子曰：“子未三复白圭乎<sup>[112]</sup>？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sup>[113]</sup>。吾子汨彝伦乎<sup>[114]</sup>？”孝逸再拜谢之，终身不敢臧否。

韦鼎请见<sup>[115]</sup>。子三见而三不语，恭恭若不足<sup>[116]</sup>。鼎出谓门人曰：“夫